



编者的话

五月是青春的，五月也是多彩的。不止一种颜色的青春，或在奋斗中闪耀，或在迷茫中发光，或在泪水与笑声交织中，绘出属于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画卷。有人用热烈的红，去点燃梦想；有人用深邃的蓝，去沉淀思考；有人用明亮的黄，去追逐希望。无论是哪一种色彩，都是成长最真实的注脚。

欢迎把你的作品发给“五月”(v-zhou@sina.com)，与“五月”一起成长。扫码可阅读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电子版、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创作频道、中国青年作家网，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。

白雪少年

□ 孙君飞

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事物，哪一样能够代表自己呢？少年心想。

少年已经见识了世间万物的丰富斑驳，然而依然心思单纯，否则不会想用一样事物来寄托自己的所思所想。比他小的孩子，会跟花儿们对话，也会追逐一只蝴蝶，看它能不能将自己带往一处童话秘境。少年觉得自己已经长大，不再需要这种天真好奇的行为，他开始向着开阔处看，向着更高处看。少年的行动跟不上幻想的洒脱不羁，他的苦恼和痛苦主要来自这里，来自行动的迟缓和不自由。

化身为一支箭可以吗？可是少年并不喜欢攻击性太强的冷兵器。他知道有的孩子渴望变成一只飞鸟勇士，云霄，这也跟利箭相似；能够飞翔的鸟儿确实是联结天地的精灵，离开地面却只能不停地飞，做不了太多事情，这跟少年不断被激活的梦想又不匹配，他的胸怀连天空都装得下呢。

从春天思考到夏天，又从夏天思考到秋天，少年感觉到了疲惫，预备冬眠的动物也越来越多，周围的世界在缩小，并且变得无趣。“人间四月芳菲尽”，如果不是那么快地凋谢，花儿称得上一种理想的生命，然而……怀着莫名的愁绪，少年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，在睡梦中将自己和世界忘记得干干净净。

醒后，少年感到空气似乎也与众不同，整个世界仿佛腾空了，正在等待发生一件非凡庄严的事情，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发生——雪花纷纷扬扬地地下了一整夜，天空里所有的白、所有的光、所有的柔软都降落到地面上，一层一层地覆盖叠加，抬高到最适宜的地方才停下，成为曲线优美的积雪。

推开门的一瞬，少年的心跳已经加快。他走出家门，直奔茫茫雪野。每年冬天，他都能看到雪，不管是在空中飘动着的雪花，还是落在地面上的积雪，他都熟悉，可是眼前的这场大雪，下雪的过程已不可见，下雪的结果却完美得不可思议，让他倍感新奇。

整个世界变得一尘不染，每一样东西都因为雪花的降临变得圆满，看不到残缺破损，也看不到伤害挣扎，只有万物静谧、山河肃穆。没有风，空气冷彻，每一次吸入似乎都在增添力量，让他愉快满足。他不再奔跑，蹲下身专注地观察着最外层的积雪，清晰地看到雪花那极为精美的六角形。天空馈赠大地的礼物如此用心，称得上呕心沥血。

他取了一点雪放在掌心，用手温慢慢地将其融化，团在掌心的那一滴雪水，既像剔透的露珠也像血滴。一时间，少年十分渴望跟积雪融化在一起，便又取了一些积雪放入口中。积雪融化时带走舌尖上的一些体温，吞下时似乎是从雪中取出的温泉，也许此后他不会再感到干渴。疲倦仍会很快找到他，他说自己愿意在积雪的深处入睡，去做最纯洁最奇妙的梦。春天到来后，他再跟冬眠的动物们一起醒来，衣衫簇新纯白、面容皎洁无尘。

他又开始奔跑起来，感觉自己如同老虎一样雄壮有力，又能够细嗅蔷薇、轻轻地握住一片雪花。他希望在这里邂逅一个同样喜爱雪的伙伴，哪怕遇到一只野兔也好，他将向它鞠躬问候，更希望能够帮到它什么。可惜少年走了一路，也没有发现一只野兔。难道它们都在温暖的枯草窝里吗？他为此这个想法开心地笑起来。

少年久久地行走在积雪之上，他的心思则在积雪之上轻盈地飞掠。一会儿，他相信自己称得上白雪少年，一会儿又犹豫不决。“我可以吗？”他一声一声地自问着。满眼的积雪没有替他回答，默默地让少年取其洁白，取其纯粹，取其坦诚，取其真善与美，取其知向始终如初见的奇异……当少年不知向雪祈求什么时，雪那里似乎空无一物，然而当他真正想得到什么时，雪又能够拿出足够多的东西，这包括雪全部的生命。

这一次的积雪保持了很长时间，雪仿佛拥有了不会融化的灵魂。但这场雪还是完全融化了，一道洁白的雪光却永远留在少年的心里。当他在绿色涌起的原野里穿行时，风中摇曳的野花在跟野兔轻声打着招呼：看，那个白雪少年过来了……

王圣鹏

15岁的单车碾遍了柏油路，车架上斜插着的半瓶橘子汽水，随着车的颠簸撞出了满是气泡的青春。

那时我总错觉自己的脊椎是株热带植物，在碳酸饮料与过剩荷尔蒙里疯狂抽条。校服袖口总短一截，手腕突兀地支棱着，像截新生的桦树枝。

失恋之后，我经常一个人骑车跨过半城，有意无意路过“银海金岸”，想骑得快点，让风把晒烫的衣衫吹凉，却又忍不住捏紧刹车，想在那路过的短短几十秒里偶遇她。但现实不是电影，我一次也没有看到过她。她是故意躲着我吗？平静，激动，懊悔，释然。她可真是把我给迷死了，霍乱时期的爱情也不可比……

在必经之路上有座很长的桥，上坡时弓着背使劲蹬车，金属车架在压力下

发出细微的呻吟；下坡时张开双臂，任晚风灌进校服，像拥抱一个永远追不上的梦。车链在桥上发出“咔嗒咔嗒”的响声，像极了心跳漏拍的节奏。

那时天蓝得很，只听得见蝉鸣与鸟啼，偶尔身旁的一声犬吠会加入它们。桥两侧的河水随四季变换着颜色：春日泛着新绿，飘着细碎的樱花；夏天涨水时浊浪翻滚，带着上游冲来的枯枝；秋风掠过时，河面会浮起一层“金箔”；到了冬天，河水便安静得像一块深蓝色的绸缎，只有水电站的闸门偶尔发出“哐当”一声，惊醒沉睡的水鸟。水电站一直静默注视着这座城市，桥旁的草地由绿变黄，又由黄变绿，我时常靠着自行车发呆……有时又

青春，每一笔都是自己的颜色



谭鑫

时至今日，我依然记得训练塔外墙的那片爬山虎，闲暇时总爱倚着消防车的轮胎看云，绿叶茂密，顺着我的目光一步步攀上了天，里面是深入我心的蓝。

看我有些拘谨，和我同姓的大明哥递给我一瓶矿泉水，主动搭话：“你晓得云层里头有几种蓝不？”我把视线收回，远处化工园区的烟囱还在吞云吐雾，靛青的气体中浮动着某种介于钢水与琉璃之间的色泽——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金属经过高温灼烧后特有的颜色。

10年前，我在报社实习时接到采访消防队员的任务。因为我是小伙子，被安排和男队员们同吃同住。当我推开那扇路过多次的消防站铁门，此前的神秘滤镜瞬间瓦解：抗洪时泡胀的腰带扣，已辨认不出颜色；原本暗红色的抢险服肩章，已经氧化发黑……王班长递给我一套蓝色的作训服，两个袖口均已磨出毛边，但依然干净齐整，我的掌心扫过，有种粗粝而安全的触感。

第一次跟随小队做负重登楼训练

汤慧

紧闭的窗户无法掩盖窗外呼啸而过的风声，低沉的怒吼似乎酝酿着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浪。随着大风而逐渐低落的心情，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此时的难题。随着在外漂泊时间增长，因现实问题而产生的各种情绪，此消彼长地出现在生活的各处角落，像是暴雨天前翻涌的海面，抑制不住汹涌的能量。

想要借着整理房间的机会顺便归置乱糟糟的心情，可是眼前的一切又凌乱到无从下手。在这个情绪异常起伏波动的日子，连收拾都显得画蛇添足。画架凌乱地散落在一边，画布上蒙着一层细密的灰。很久没有静下心来拿起画笔，脑海里总是交错着很多的画面，纷乱的麻烦让人一时很难将清头绪，只好作罢。画纸上的颜料早已干涸，但斑驳的色块倒也意外地贴合青春的年纪。

曾经对青春有多少憧憬，面对现实的陈芝麻烂谷子就有多少冗长的无奈。

疯长

会突然被路过的犬吠惊醒，看那土黄色的身影追着蝴蝶跑远，才惊觉斜阳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，像株在晚风里摇晃的狗尾巴草。

我沿着那座桥一路向北，绕到去学校的巷子，把车停在路口。巷子空荡荡的，两旁是20世纪90年代的老楼，水泥外墙灰得发黑，深蓝透着绿光的窗户脆脆的，我总是将它和小时候就诊的人民医院的玻璃联系起来，看着瘆人。路旁的树交错纵横，树上叶子的黑绿色也是我绘画时从不碰的颜料区，只看见巷子两旁布满灰尘的杂草在疯长……

路旁诊所的铁门早已上了锁。褪色的木牌上，“中西医结合”的字样被风雨啃噬得不成样。记得中学时发烧，母亲总带

我来这里，老大夫会把冰凉的听诊器贴在我胸前，药柜里奇怪的薄荷味总能盖过酒精的刺激鼻。现如今铁门上挂着的锈铁链，像条冬眠的蛇，蜷缩在门上。再往前，靠近学校那户人家二楼的篮球架铁圈早已不见，只留下锈迹斑斑的基座，像块永远长不好的伤疤。曾见过几个男生在这里打篮球，球把外墙砸得黢黑，如今也只剩下基座上的几个螺丝孔固执地数着流年。

踱步到校门旁，保安在监控室抱着搪瓷杯走神，监控室旁的老树依旧很壮很怪，壮得可以有十几个人在下面乘凉，怪得像老人攥紧的拳头。头顶的校门似乎没什么变化，我也识趣，给校门拍了张照就准备离开，但每次举起手机拍照，镜头里

安培君

青春不一定是红色的，虽说热血的事情总在青春时代发生。哪个少男少女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呢？为分别在即的友谊深情相拥，到眼睛哭红、眼泪流干都不愿松手；为赛场上的选手高呼呐喊，到声嘶力竭都在所不惜，任鲜红色条幅在手中久久飘荡；为重要的考试通宵达旦复习，眼圈熬到通红都无怨无悔；为追求梦想写下掷地有声的誓言，如红色的火炬在心中的小小世界燃烧。

青春不一定是黄色的。但是青春时代总是一不小心，就与明媚而欢愉的晴天撞个满怀。运动会的前一天必定乌云密布，可是第二天早上金黄色的朝霞就出现在东边的天空上，这是些可恼这样的大气象学家都无法解释的“运动会定律”。好友间的“相爱相杀”正如一杯黄色的柠檬汁，你酸我刻薄，发小就是要互相揭老底呀！可是我们依然愿意把彼此捧在手心。就连一次意外的大风临境都让青春的世界里充满惊喜与期待。黄沙漫天，黄褐色的云朵逼近教学楼，随着一声“提前放学”，整个教室的房顶都要被掀翻了。欢呼声、尖叫声不绝于耳，灯管下飞过校服、隔空飞来的书包划出一道又一道抛物线，飓风也好，台风也罢，在青春的风暴面前不值一提。

青春难道是绿色的吗？总有一些微小的生机在身体内悄悄发芽。那个前些天还拥有稚嫩童声的男生，数天内嗓子变得沙哑了、低沉了，读课文更有韵味了，字字句句像林间的绿叶沙沙作响；那个上学期还大大咧咧留短发的女生，这个学期悄悄留起了刘海，头后也扎上了“小髻髻”，今天配一个淡粉色的蝴蝶结，明天配一个嫩绿色

火焰蓝的底色

那是大明人生中第一次直面燃烧的肉体。老人蜷缩在浴缸里，他的右臂已经着火，却依然死死攥着一张老伴生前的照片。昏迷的老人被救出，经过抢救后老人生命无虞，只是右臂烙下了永久的伤疤。事后，他逢人便夸赞：“是‘火焰蓝’，救了‘夕阳红’。”

大家在现场烧焦的废墟里还发现了“幸存者”——一盆兰花，叶片虽然已被熏黑，但里面竟钻出一丝胡须般的秋芽，在探照灯下颜色冷艳。大明把它移栽到屋外的阳台，没想到次年春天路过，竟看到它开出几片淡青色的花儿，远看如星光，近看像刺青。

每年除夕，是消防员最提心吊胆的日子。有一年，离新年钟声敲响只剩几分钟，一处商业街店铺突然蹿出火苗。救出来的门店服务员瘫坐在雪里，睫毛上挂着冰晶，却固执地要返回火场，找回装千纸鹤的铁

灿若洁白芳华

未来的风雨——尽管拥有见招拆招的能力，也架不住接踵而至的难题所带来的身心俱疲。

即使生活里充盈着很多幸福的时刻，也会记得在深夜的街头望向城市灯火的光芒，有时还会伴随着默默淌过脸颊的泪滴。在重要的人生路口，和曾经并肩的朋友在争吵中不欢而散。暴风雨里的告别，泪水和雨水融成如深海般不可见底的蓝。有些孤单的重量，需要默默承受，有些痛苦，亦是人生必经之路。于是后来在面对风雨的时候，习惯变成一只寄居蟹——躲进沙堆掩盖的壳里，仿佛这样就能隔绝现实世界里的嘈杂。

但时间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。校园里那些如同燕子纷飞般的身影，那些青春最好的模样，在栀子花香充盈的毕业季交织

的校门总会微微模糊，不知是因为镜头没对上焦，还是因为眼眶里的水雾。

巷子直通一条大路，大路上路灯明亮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给这条巷子也安装些路灯。

不过我并未朝前骑去，我畏光，窒息、逃避。

那天的晚霞红得反常，像打翻的颜料泼在楼顶，白日的聒噪随之降到了冰点。回到路口，我惊觉天上落下些细碎的小花，落在自行车筐里，像撒了把星星。我蹬着自行车慢慢原路返回——不为别的，只为再路过一次“银海金岸”，虽是路过，却再没勇气多看一眼那几个烫金大字。

直到有一天，高中课堂上，老师抽背《氓》，念到“女之耽兮，不可说也”时，我鬼使神差地接了句“士之耽兮，不可说也”，全班哄笑中，突然想起那个疯长的夏天，想起桥边疯长的野草，想起巷子口疯长的回忆……

记不得之后坚持骑了多久，只记得再后来不去了，我想大概是青春疯长停止了把。

青春色彩指南

的发卡。一个勤学好问的男生来找我，俯身讲题时，我发现他的衣领上总有淡淡的绿调草木香。恍惚间我看到一道绿光远去了，奔向希望，奔向明天。

青春也可能是蓝色的。多少个清晨，当天空还蒙着一层蓝布、星月明亮尚未闭眼的时候，背起书包奔向学校，开启新一天的早读；多少个夜晚，当满天繁星在深蓝的夜空中流转，伴着窗口的灯光默默收拾书本，语文、数学、物理……还有，别忘了那厚厚的试卷袋，那是通向梦想的奠基石。当然不会忘记，多少次外出春游总在天空最蓝的时候，与同伴们一起观美景聊天，书包里的零食必定有一半是你的。

青春偶尔会是白色的吧。校园艺术节上，是谁一袭白裙，以一支优雅古典的《声声慢》赢得全场的喝彩，旋转的躯体、舒展的臂膀、踮起的脚尖都是对那个最美的自己致敬；美术展上，别人都爱你泼墨的山水隐隐绰绰，只有我爱你构图上大面积的留白。有时，望着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庞，我会想，他们多像一张白纸啊，有着最纯净的目光，有着最洁白的内心，有着无限的可能，多彩的将来等着他们用汗水、用努力肆意挥洒。

青春肯定不会是黑色的。在人生的长河里，青春时代那些特有的消极、失落、无望的情绪都是那么有趣，甚至带有几分少年气的可爱：会赌气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会撕掉考砸的试卷，会暗下决心这辈子不要和某个人说话了……可是时间会为我们过滤掉许多不美好的记忆，如筛、如漏，把那些青春时代的暗黑都洗涤褪色。许多年之后，当你回想那个生闷气的自己、那个赌气发誓的自己，当与那个青春时代的旧相识再聚，第一反应竟然是相逢一笑。

聪明的你告诉我，我们的青春是什么颜色呢？

之处在于既能隐入夜色，又能在强光下醒目如刀锋，就像我们藏在防火面具后的哽咽与欢呼，最终都化作水枪里澎湃的激流。他还向我坦白：其实，他宿舍的生活服内衬里一直藏着发笔，有时还会在稿纸上描几笔。

我突然想起他的年纪。彼时，不过比即将走出校园的我，大两三岁而已。

采访结束的那天，我看见新队员们在清洗云梯车。不用赶时间的水流，慢慢汇过车身上板结的泡沫干粉，在地面缓缓汇成蜿蜒的溪流，有一种刀锋入鞘般的美感。荣誉室新增的展柜里，玻璃映出他们制服肩章上的银星，与墙上10年前的集体照重叠。那些年轻面孔的制服从橄榄绿变成火焰蓝，但眼中的光芒始终如抢险车顶的警灯，在疾驰中划出响亮的蔚蓝弧光。

训练塔外，一群来参观的小学生正在数队员们的勋章，他们对一切都带着好奇，包括常服的蓝和爬山虎的绿，在他们的水彩本上，消防车总是红色的，就像我们的想象里，青春该有的颜色。

大家总说，火焰蓝是最“燃”的青春底色。而我知道，如果可以选择，这群“蓝朋友”们最期待的是“不燃”，是万家灯火下的心如止水，是岁月平凡中的国泰民安。

求成才充满着独属于年轻的锐气。或许很多年之后才能体会到生活多半是无解的，同时也能云淡风轻地回忆起青春的进程才是值得珍惜的财富。那时自会拥有事过境迁的淡然，也会对缠绕其中的千头万绪释怀。

这一纸青春的斑斓都建立在最为赤诚、最真实也最纯粹的洁白之上，故事里炽烈的火红、忧郁的海蓝、活力的金黄……都被映衬成最为鲜亮的存在。青春交织着各种颜色，而这抹色彩，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最为朴素的白，转化成更为浓烈的色彩表达。亦如同融合了各色光的白光，才能最真实映射出世界的灿烂多彩。

或许，要等到青春的雨停之后，有些故事才会焕发出更具有生命力的色彩。

